

龔鵬程 主編

古典詩歌研究彙刊



鵬程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

古典詩歌研究彙刊

第十輯

龔鵬程 主編

第 19 冊

清代譚瑩「論詞絕句」研究（下）

王曉雯 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清代譚瑩「論詞絕句」研究(下)／王曉雯 著 — 初版 — 新北市：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1〔民 100〕

目 2+170 面：17×24 公分

(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輯；第 19 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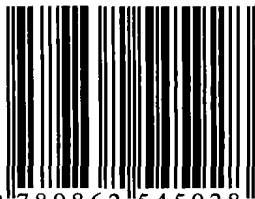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986-254-592-8 (精裝)

1. (清)譚瑩 2. 清代詞 3. 詞論

820.91

100015361

ISBN-978-986-254-592-8



9 789862 545928

古典詩歌研究彙刊

第十輯 第十九冊

ISBN：978-986-254-592-8

清代譚瑩「論詞絕句」研究(下)

作 者 王曉雯

主 編 龔鵬程

總 編 輯 杜潔祥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網 址 <http://www.huamulan.tw> 信箱 sut81518@gmail.com

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初 版 2011 年 9 月

定 價 第十輯 20 冊(精裝) 新台幣 28,0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

目

次

上 冊

第一章 緒 論	1
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	1
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	5
第二章 譚瑩生平及其詞學總論	7
第一節 譚瑩之生平與作品	7
第二節 譚瑩之詞學思想	11
第三章 論唐五代詞人	27
第一節 論唐代詞人	27
第二節 論五代詞人	47
第三節 小 結	64
第四章 論北宋詞人	67
第一節 論北宋前期詞人	68
第二節 論北宋中後期詞人	95
第三節 小 結	152
第五章 論南宋詞人	155

第一節	論南宋初期詞人	155
第二節	論南宋中後期詞人	172
第三節	論南宋末期詞人	226
第四節	小 結	246

下 冊

第六章	論清代詞人	249
第一節	論順、康熙詞人	249
第二節	論雍、乾朝詞人	291
第三節	小 結	311
第七章	論嶺南詞人	313
第一節	論五代至南宋嶺南詞人	313
第二節	論明代嶺南詞人	325
第三節	論清代嶺南詞人	346
第四節	小 結	364
第八章	論歷代女詞人	367
第九章	總評與結論	383
第一節	總 評	383
第二節	結 論	385
參考文獻		387
附 錄		405

第六章 論清代詞人

本章擬探究譚瑩「論詞絕句」專論清代詞人部分，計四十二家詞人，得四十首詩，此中「徐鉉、吳兆騫」；「楊芳燦、楊揆」兩人並論一首。由於第四十首論徐燦，屬「女性詞家」，另立專章討論，故本章所論者，共三十九首詩作。仍依時代先後排序，分期斷限以第二十四首論厲鶚爲界，前屬順治、康熙朝，後屬雍正、乾隆朝。惟第二十五首論張梁，係康熙末年，詞作收入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故置前，餘不變。

第一節 論順、康朝詞人

譚瑩論清代順、康兩朝詞人，取吳偉業、梁清標、宋琬、彭孫遹、王士禛、曹貞吉、尤侗、吳綺、顧貞觀、納蘭性德、毛奇齡、徐鉉、吳兆騫、朱彝尊、陳維崧、嚴繩孫、李良年、李符、汪森、董以寧、沈岸登、龔翔麟、沈皞日、杜詔、張梁等二十五家，此中徐鉉、吳兆騫並論一首，得二十四首。茲依詞家論列，逐次分析如下：

一、論吳偉業

吳偉業（1609～1671），字駿公，號梅村，今江蘇太倉人。明崇禎四年（1631）會試第一，廷試第二，官至少詹事。入清，累官國子

監祭酒，著有《梅村詞》等。譚瑩詩云：

白髮飄蕭事可知，江南祭酒獨稱詩。閒官大有滄桑感，宋
玉微詞莫更疑。

首句「白髮飄蕭」形塑詞人老邁悲涼之形象，「事可知」則有蓋棺論定之意。此事暗指梅村仕清一事，顧湄〈吳梅村先生行狀〉云：「（吳偉業）乃扶病入都，授秘書院侍講，國子監祭酒。精銳消戩，輒被病弗能眠事。間一歲，奉嗣母喪南還。」〔註1〕出仕清朝，是梅村政治生涯中一件大事。「仕清前，他是一個『名滿區宇』的先朝遺臣；仕清後，他成了被封建士大夫所不齒的『兩截人』。」〔註2〕以當時情況而論，作為復社僅存之領袖與文壇宗主之地位，吳氏之出處去就並非純然個人名節之問題，誠如友人侯方域所言：「萬代瞻仰，僅有學士……萬一有持達節之說陳於左右者，願學士審其出處之義各有不同，堅塞兩耳，幸甚。」〔註3〕惟迫於官方催促威脅之壓力，梅村終於屈從現實，冒著「失節」惡名，選擇出仕，官至國子監祭酒，故次句「祭酒」即言此。「江南」係概括詞人籍貫，因梅村為江蘇太倉人，故云。全句意謂：吳梅村獨以詩名顯揚天下。蓋吳偉業乃「江左三大家」〔註4〕之一，以詩稱世，臨終之際曾遺言曰：「吾一生遭際，萬事憂危，無一刻不歷艱險，無一境不嘗辛苦，實為天下大苦人。吾死後，斂以僧裝，葬吾於鄧尉、靈岩相近，墓前立一圓石，題曰『詩人吳梅村之墓』。」〔註5〕咸豐年間，宗源瀚〈題吳梅村先生寫照〉一詩云：「苦被人呼吳祭酒，自題圓石作詩人。」概括梅村選擇仕清，怨懟淒

〔註1〕（清）吳偉業撰；李學穎集評標校：《吳梅村全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12月），下冊，頁1405。

〔註2〕葉君遠：《清代詩壇第一家——吳梅村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11月），頁21。

〔註3〕（清）侯方域：《壯悔堂文集》卷三〈與吳駿公書〉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冊1405，頁663。

〔註4〕（清）顧有孝、趙濬兩人，於康熙六年（1667）間輯刻錢謙益、吳偉業、龔鼎孳三人詩作為《江左三大家詩鈔》一編，由是有此稱。

〔註5〕（清）顧湄〈吳梅村先生行狀〉，《吳梅村全集》，下冊，頁1406。

苦之心境，寧可世人以「詩人」目之。

惟誠如近人嚴迪昌研究指出：梅村雖以「詩名震揚天下，詞名為之掩。然而《梅村詞》最能代表進退出處失據而心態詞境前後變易的作家群面貌。……這種溶身世之感與時事之慨的『笑啼非假』的作品，在相當程度上開創了特定的風氣。」〔註6〕本詩三、四句所言，正強調詞人作品中寄寓身世與時事「滄桑」之感。如著名之〈賀新郎·病中有感〉詞云：

萬事催華髮，論龔生、天年竟夭，高名難沒。吾病難將醫藥治，耿耿胸中熱血。待灑向、西風殘月。剖卻心肝今置地，問華佗、解我腸千結？追往恨，倍淒咽。故人慷慨多奇節。為當年、沉吟不斷，草間偷活。艾灸眉頭瓜噴鼻，今日須難決絕。早患苦、重來千疊。脫屣妻孥非易事，竟一錢、不值何須說。人世事，幾完缺？〔註7〕

此詞沉痛悔恨、悲感萬端，被視為梅村臨終絕筆，如清·靳榮藩《吳詩集覽》卷二十下曰：「此絕筆也。自怨自艾，故與錢、龔不同。」〔註8〕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三亦云：「〈賀新郎〉（病中有感）一篇，梅村絕筆也。悲感萬端，自怨自艾。千載下讀其詞，思其人，悲其遇。固與牧齋不同，亦與芝麓輩有別。」〔註9〕惟據今人葉君遠研究指出，「絕筆」之說實非：「以前多將此詞說成是吳梅村臨終絕筆，然談遷《北游錄·紀聞上·崔青蚓》已著錄此詞，談遷卒於順治十四年，故此詞斷不容作於康熙十年（梅村卒年），而必作於順治十四年之前。」〔註10〕即便如此，詞中淋漓盡致地抒發悔恨之情，對名節已然玷污之自己所作嚴厲之解剖與自訟，痛心疾首之詞語，依舊令人不忍卒讀。

〔註6〕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7月），頁35～36。

〔註7〕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委員會：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5月），冊1，頁399。

〔註8〕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冊1397，頁246。

〔註9〕《詞話叢編》，冊4，頁3827。

〔註10〕詳氏著：《清代詩壇第一家——吳梅村研究》，頁33。

全詞以「萬事催華髮」總領全篇，大有未老先衰，死期將至之預兆，奠定其悲愴之基調。下片更層層剖析自己軟弱錯誤之選擇，「竟一錢不值何須說」，下筆嚴厲，通過自我否定與批判，以尋求心靈之解脫，凸顯詞人悲苦淒涼之心境。譚瑩論梅村詞，亦由此立說，故首句同樣以「白髮飄蕭」領起全詩，末句歸結於：「宋玉微詞莫更疑」；「宋玉」係戰國後期辭賦作家，歷來與屈原並稱，以其作品藝術手法模擬屈原，且同樣仕途坎坷，抑鬱而亡，作品往往寄寓身世之感，故曰「微詞」；「莫更疑」則肯定詞人詞作所蘊含之身世哀感，以為莫更相疑。由是可知，譚瑩從詞人身世，進一步稱賞其作，結合兩者而論，誠屬知音之言。稍後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三亦指出：「吳梅村詞，雖非專長，然其高處，有令人不可捉摸者。此亦身世之感使然。否則徒為『難得今宵是乍涼』等語，乃又一馬浩瀾耳。」〔註11〕身世之感乃梅村詞「高處」之由來，詞人不幸詞作幸，遂成為後人評價梅村詞所依循之說法。

二、論梁清標

梁清標（1620～1691），字玉立，號蕉林，一號蒼巖，直隸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人。明崇禎十六年（1643）進士。入清，歷官禮部侍郎、兵部尚書、保和殿大學士，著有《棠村詞》等。譚瑩詩云：

塗澤為工足寄情，生香真色殆分明。海棠開否芭蕉綠，一品官閑獨倚聲。

首句「塗澤為工」乃著意修飾，使詞作穠麗典雅，工於形式之美；雖則如此，仍足以「寄情」，亦即作品中仍蘊含詞人內在情感，並非只有表象華麗，稱賞之意鮮明。次句化用清·馮金伯《詞苑萃編》卷八引陸蘊思評語曰：「棠村詞極穠麗，而無綺羅薌澤之態，所謂生香真色人難學也。」〔註12〕「生香真色人難學」，乃張先〈醉落魄〉（雲輕

〔註11〕《詞話叢編》，冊4，頁3826。

〔註12〕《詞話叢編》，冊2，頁1928。

柳弱)〔註13〕詞句，先著《詞潔輯評》卷二評張先此詞曾云：「『生香眞色』四字，可以移評石帚、玉田之詞。」〔註14〕張先詞中「生香眞色」形容梅花香味清雅，色彩純然，很能契合姜夔、張炎詞中清空騷雅之意境。陸蘊思亦引之評梁清標詞，評價可謂高矣。至於本詩首二句用意，皆由陸氏評語而來，「殆分明」，或可清楚得其真相之意；旨在強調「生香眞色」實乃公允之論。

第三句化用梁清標詞集名「棠村」與「蕉林」書屋之稱。康熙六年（1667）梁氏無故被解職，歸隱家鄉，於今河北正定縣城西柏棠村隱居，手葺蕉林書屋，賦詩飲酒，優游泉石之間，有終老之志。〔註15〕「海棠開否芭蕉綠」正概括詞人閒居之生活。綜觀《棠村詞》，表現閒適生活之作品居多，頗能體現典雅清麗之風格，故《續修四庫全書》評其詞曰：「麗句清詞，雍容華貴」，〔註16〕此乃詞人眞實生活之反映。蓋梁氏雖官至一品，但在清廷中滿、漢終究有別，漢人即便位高，卻不可能權重，故詞人漫長之仕宦生涯乃於閒適中度過，宗元鼎有詞贈梁氏云：「朝堂暇，歸書屋。展古畫，修閒福。」〔註17〕本詩末句「一品官閑」，亦貼切呈現其實際生活。至若其「倚聲」之作，如〈望江南·鄉思〉五首，〔註18〕徐鉉《詞苑叢談》卷五記云：「滹沱河之南，柏棠村在焉，中有司徒梁蒼巖公別墅。……嘗在燕邸作〈望江南〉數調云云。情致如許，讀之頓令人懷想趙郡風物。」〔註19〕另〈望江南〉一調，尚有題「蕉林」八首，〔註20〕

〔註13〕《全宋詞》，冊1，頁69。

〔註14〕《詞話叢編》，冊2，頁1348。

〔註15〕詳河北省正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：《正定縣志》（北京：中國城市出版社，1992年3月），頁855。

〔註16〕王雲五編：《續修四庫全書提要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2年3月），冊12，頁726。

〔註17〕（清）宗元鼎：〈滿江紅·寄梁蒼巖先生〉，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冊4，頁2300。

〔註18〕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冊4，頁2232。

〔註19〕（清）徐鉉撰；王百里校箋：《詞苑叢談校箋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

寫景清幽，風流秀麗。再者，梁氏精於鑑賞，乃清初著名收藏家，徐世昌《大清畿輔先哲傳》卷一稱云：「蒐藏金石文字、書畫、鼎彝之屬甲海內。」〔註21〕因之鑑賞名畫即成詞人閒適生活之重要內容。其〈如夢令·題畫扇〉詞云：

一夜西風輕剪，小院幽花初綻。芳沼立蜻蜓，掠水飛來庭畔。閒盼。閒盼。秋到江南深淺。〔註22〕

全詞清新淡雅，詞與畫相互交融，結句更使悠閒心境躍然紙上。譚瑩稱其「獨倚聲」，一方面係對詞人詞作之肯定，一方面係當代評價使然。蓋《棠村詞》於清初頗負盛名，與吳偉業《梅村詞》、龔鼎孳《香巖詞》並稱，汪懋麟曾云：「錢塘令君梁冶媚（清標侄），預合吳祭酒梅村稿、龔司馬香巖詞、與其家司農棠村集，彙梓行世。夫祭酒駘宕，司馬驚挺，司農起恆朔間，而有柳敬花簪之致。彼河北、河南，代為雄視，未若三公之旨一也。」〔註23〕陳廷焯《詞壇叢話》亦曰：「國初諸老之詞，論不勝論。而最著者，除吳、王、朱、陳之外，莫如棠村。」〔註24〕由此可見梁氏詞名之盛，故為譚瑩所稱引。

三、論宋琬

宋琬（1614～1673），字玉叔，號荔裳，今山東萊陽人。清順治四年（1647）進士。授戶部主事，累遷永平兵備道、寧紹臺道。七年、康熙元年（1662）兩次被誣繫獄，得白，流寓吳越；尋起四川按察使，十二年以入覲卒於京師。詩與施閏章齊名，有「南施北宋」之稱。著有《二鄉亭詞》、《安雅堂未刻稿》附詞。譚瑩詩云：

窮始能工到樂章，曼聲哀豔越齊梁。詩文望重遭逢慘，淒

版社，1998年2月），頁282～283。

〔註20〕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冊4，頁2215～2216。

〔註21〕（清）徐世昌撰《大清畿輔先哲傳》，周駿富輯：《清代傳記叢刊》（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85年），冊198，頁174。

〔註22〕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冊4，頁2211。

〔註23〕（清）沈雄：《古今詞話·詞話下卷》引，《詞話叢編》，冊1，816。

〔註24〕《詞話叢編》，冊4，頁3732。

絕萊陽宋荔裳。

首二句論詞人生平經歷對詞作之影響。「窮始能工」，承襲北宋歐陽修論詩所倡「窮而後工」（註25）之說；自歐氏以來，學者多從之。如蘇軾曾云：「秀語出寒餓，身窮詩乃亨。」（註26）往上追溯，則主要來自古人「發憤著書」之傳統。（註27）用「發憤」之說評宋琬，適足當之。蓋詞人少有才名，卻命運多舛；順治四年（1647）中進士，授戶部主事，累遷永平兵備道、寧紹臺道。仕宦生涯中，分別於順治七年（1650）與康熙元年（1662）兩次被誣繫獄，得白，流寓吳越，閒居八年之久。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起用為四川按察使，次年入京述職，適逢吳三桂叛亂，成都破，妻女家室全陷於城，詞人憂苦交加，病逝於京城。綜觀其人一生劇苦，實同儕罕見，所作詩詞亦多淒愴之音，感慨深沉。次句「齊梁」，乃南朝齊、梁治國之地，以詞人「放歸」後，流寓江南一帶，故云。全句意謂：宋琬後期飄泊東南，在遷流輾轉之人生境遇下，所為詞作多哀感頑豔、嗟傷愁苦之音。如〈鷓鴣天·遣懷〉詞云：

咄咄書空喚奈何。自憐身世轉蹉跎。長卿已卷秋風客，坡老休嗔春夢婆。朝梵夾，暮漁蓑。閒中歲月易消磨。誰言白髮無根蒂，只為窮愁種得多。（註28）

起句藉東晉名士殷浩旋起旋廢之歷史典故，（註29）抒發胸中鬱悶，並自傷身世飄泊之愁苦。結二句，以一問一答之手法，寄寓沉痛至極之內在心緒；題目「遣懷」，終乃「窮愁種得多」，足見愁緒難遣。全詞

〔註25〕（宋）歐陽修：《歐陽文忠公文集》卷四十二〈梅聖俞詩集序〉：「蓋世所傳詩者，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。……蓋愈窮則工，然則非詩人之能窮人，殆窮者而後工也。」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），頁63。

〔註26〕（宋）蘇軾：《蘇軾詩集》卷三十三〈次韻仲殊雪中西湖二首〉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），頁81。

〔註27〕詳參張健：〈詩窮而後工說之探究〉一文，《幼獅學誌》第15卷第1期，1978年6月。

〔註28〕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冊2，頁882。

〔註29〕此事詳（唐）房玄齡等：《晉書·殷浩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卷七七列傳四七，冊7，頁2043～2047。

呈現作者有冤無處申，僅能於無奈中忍受莫名之愁苦煎熬，形象生動，淒切動人。又〈蝶戀花·旅月懷人〉一闋亦作於流寓時期，詞云：

月去疏簾纔數尺。烏鵲驚飛，一片傷心白。萬里故人關塞隔。南樓誰弄梅花笛。蟋蟀燈前欺病客。清影徘徊，欲睡何由得。牆角芭蕉風瑟瑟。虧伊遮掩窗兒黑。（註30）

全詞從望月興發羈旅之感、故人之思。上片「烏鵲驚飛」形象展現己身惶惶不安處心境，並藉聲音、影像，凸顯冷落淒清，以映襯自己「傷心」之情，此乃詞人主觀情感投射於客觀景物所產生之效應。全詞感慨深沉，幽咽淒涼，迥異於前期之清麗纏綿，如〈浣溪沙·芳草〉所謂：「殘雪纔消春鳥哢，畫闌於外草芊綿」（註31）是也。他如〈滿江紅·旅夜聞蟋蟀聲而作〉（註32）、〈念奴嬌·重過汪氏榮園〉（註33）等長調，則哀感頑豔、蒼涼悲愴，足為後期詞風之代表。

第三句則論困頓遭際，影響及於詩文。宋琬詩以沉鬱悲愴見長，古體尤多激憤之音：「繫獄慘情之描寫，宋琬較同時有類似遭遇之曹爾堪、王士祿，均更具體真實，怒而近怨」。（註34）如五言排律〈壬寅除夕作〉「繫械今時法，冤愆夙世因。殺機巧乃毒，妖夢幻耶真」；「有客哀同楚，何人哭向秦。木囊隨假寐，鐵索換垂紳」；「邱嫂懸絲活，孤兒對簿頻。踝枯還受榜，血濺不遑顰」（註35）等，既有詩人淒苦之呻吟，並見揭露獄中真實之景況。又七古〈長歌寄懷姜如須〉一詩，（註36）回憶己身遭遇變化，情思激越，淒楚動人。至論其創作鼎盛期，當推康熙元年入獄，及往後流寓江南時期，所作文賦詩詞不僅數量多，藝術水準亦臻高峰。惟詞人遭逢坎坷，詩文卷本多散佚，原

〔註30〕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冊2，頁886。

〔註31〕同上註，頁876。

〔註32〕同上註，頁894～895。

〔註33〕同上註，頁896。

〔註34〕嚴迪昌：《清詩史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12月），頁527。

〔註35〕辛鴻義、趙家斌：《宋琬全集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3年8月），頁592。

〔註36〕同上註，頁380。

三十卷本之詩集早佚；《未刻稿》十卷，乃宋琬族孫宋邦憲刻於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；另有不分卷數之分體詩，係散佚後集成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列宋琬詩集於「別集類存目」，〈提要〉云：「（《安雅堂拾遺詩》無卷數）非但珠璣並陳，並恐真贗莫別」，〔註37〕所論並不確實，列於存目，顯然低估作品之價值。故譚瑩曰「詩文望重遭逢慘」，一方面強調詞人困頓遭遇，於詩文創作有真實反映，一方面則感嘆作品保存與評價亦頗受牽連，豈不哀哉！末句「萊陽宋荔裳」直陳詞人籍貫稱號，冠以「淒絕」二字，更見作者悲憫傷悼之意。

四、論彭孫遹

彭孫遹（1631～1700），字駿孫，號羨門，又號金粟山人，浙江海鹽（今浙江平湖）人。清順治十六年（1659）進士，官內閣中書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舉博學鴻詞第一，授編修；歷十年，遂至禮部侍郎，累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著有《延露詞》，《金粟詞話》等。譚瑩詩云：

怯月淒花不可倫，即焚綺語（見《東臯雜鈔》）亦周秦。大
科名重千秋在，開國填詞第一人（見《倚聲集》）。

首句「怯月淒花」，係引嚴繩孫評語：「羨門驚才絕艷，長調數十闕，固堪獨步江左。至其小詞，啼香怨粉，怯月淒花，不減南唐風格。」〔註38〕嚴氏將彭孫遹小詞比擬為「啼香怨粉」、「怯月淒花」，以其豔麗本色「不減南唐風格」。此與彭孫遹論詞「以豔麗為本色」之主張相符合，所著《金粟詞話》有云：

詞以豔麗為本色，要是體製使然。如韓魏公、寇萊公、趙忠簡、非不冰心鐵骨，勳德才望，照映千古。而所作小詞，有「人遠波空翠」，「柔情不斷如春水」，「夢回鶯帳餘香嫩」等語，皆極有情致，盡態窮妍。乃知廣平梅花，政自無礙。

〔註37〕（清）永瑤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10月），冊4，頁860。

〔註38〕（清）馮金柏：《詞苑萃編》卷八引，《詞話叢編》，冊2，頁1938。

〔註39〕

由引文可知，彭氏認為詞之本色乃「豔麗」，係依詞之內在特質決定。蓋詞之產生原係士大夫抒寫閒情逸致，以及在宴飲游冶中助興所成，故其風格必屬清麗婉約、纏綿悱惻，與個人身份、德行並不相關。惟彭氏晚年卻有悔其少作之舉，據清·董潮《東皋雜鈔》卷一載：「彭少宰羨門，少以長短句得名，所刻《延露詞》，皆一時香豔之作。至暮年每自出價購之，百錢一本，隨得隨焚，蓋自悔其少作也。」〔註40〕清·吳衡照《蓮子居詞話》卷一引董氏所記而言：

董東亭（潮）《東皋雜鈔》：彭羨門晚年自悔其少作，厚價購其所為《延露詞》，隨得隨毀。與《北夢瑣言》載晉和凝事適相類。文人自愛，率復爾爾。然陳王八斗，江郎五色，少宰天才俊豔，弗可及也。詞中如問病云云，閨恨云云，訊使云云，扶病云云，離別云云，旅夢云云，春盡日，有寄云云，螢火云云，蓮花云云，南窗睡覺云云，姿致幽眇，神味綿遠，良由取境高，故時逼秦柳。今人學《延露詞》，適得其纖佻褻狎之習，非所謂知音。〔註41〕

本詩首二句評說角度，與吳衡照所論基本相同。因之開始即稱嚴繩孫「怯月淒花」之評「不可倫」；「倫」，類也，不可倫，即不可比擬相類也，全句意謂：不可單以「怯月淒花」之「豔情」風貌概括彭孫謫詞風，由是接言「即焚綺語亦周秦」；「焚綺語」用董潮《東皋雜鈔》所記，彭氏悔其少作焚《延露詞》一事，吳衡照由此稱賞彭氏「少宰天才俊豔」，以其詞作「姿致幽眇，神味綿遠，良由取境高，故時逼秦柳」。譚瑩則謂「亦周秦」，比吳氏「時逼秦柳」之說更接近詞人創作面貌。蓋羨門妍秀，自近於秦觀，至若柳永，乍看風格確有相似處，惟細究之，柳永善慢詞，羨門工小令；《樂章集》豔而趨俚，而《延露詞》豔而近雅，雖均以「豔麗」見稱於世，

〔註39〕《詞話叢編》，冊1，頁723。

〔註40〕《叢書集成新編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5年），冊89，頁235。

〔註41〕《詞話叢編》，冊3，頁2408。

終究發揮有別，由是呼應清初文藝思潮逐漸雅化之要求。〔註42〕此即彭孫遹雅詞創作趨向，不同於柳永，反近於周邦彥「富豔精工」之根本原因。

三、四句從詞人功名與詞史定位稱許其人。蓋詞人於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舉博學鴻詞第一，往後仕途大致順遂，累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此即「大科名重」之謂。末句更引王士禛《倚聲集》推許彭孫遹為「近今詞人第一」〔註43〕之說，而曰：「開國填詞第一人」，給予極高之評價。

五、論王士禛

王士禛（1634～1711），字子真，一字貽上，號阮亭，別號魚洋山人，山東新城人。歿後避清世宗諱，改名為士正，高宗命改書士禛。清順治十五年（1658）進士，選揚州推官，由禮部主事累遷少詹事，官至刑部尚書。著有《衍波詞》、《阮亭詩餘》等，並與周祇謨選輯《倚聲初集》。譚瑩詩云：

我朝供奉典裁詩，大筆淋漓顧曲宜。豔說君侯腸斷句，王揚州亦少年時。

首句「典裁」乃典莊而有體製之意，蓋魚洋論詩主「神韻」說，強調「沖淡閒遠」，體現「典雅含蓄」之詩風，順應當前統治者之選擇，導引出與「康熙盛世」相應之詩歌風尚，在相當程度上滌清清初以來沉鬱悲憤、橫放傑出之詩壇格局。於焉在上位者有意提倡、「供奉」王士禛「詩成味在酸鹹外，絕世風流潤太平」〔註44〕之「典裁詩」，

〔註42〕詳參劉浪：〈彭孫遹和他的《延露詞》〉，《陝西教育（理論版）》，（2006年第Z1期），頁260。

〔註43〕（清）徐鉉：《本事詩》後集卷九：「（彭孫遹）作小令長調，皆臻妙境，阮亭撰《倚聲集》推為近今詞人第一。」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冊1699，頁335。

〔註44〕于社：《澹園詩選·論國朝山左詩人絕句》十二首之六，轉引自郭紹虞、錢仲聯、王遽常編：《萬首論詩絕句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1年2月），頁848。

造就其領袖詩壇之宗主地位。〔註45〕本詩首句立說，即緣於此。正因王氏特具詩壇盟主之地位，故次句接言「大筆淋漓」，呼應詞人身份地位及創作影響；「顧曲」此處指填詞，全句意謂：詞人具有領袖詩壇之才名，以其文筆依調填詞，亦頗相宜。

綜觀王士禛之文學活動，其早年以詞著名，順治十七年（1660）三月赴揚州任通判，康熙四年（1665）離任，其間廣結文士，尤有諸多詞人相聚此地，彼此唱酬，盛況空前，遂構成以「廣陵」為中心之詞人群體。然隨著王士禛離任赴京後，即宣告其詞學活動已然終結。誠如顧貞觀〈論詞書〉所云：「漁洋復位高望重，絕口不談，於是向之言詞者悉去而言詩古文辭，回睇『花間』、『草堂』頓如雕蟲之見，恥于壯夫矣。」〔註46〕明言王士禛以詩名顯揚天下後，崇高之盟主地位，使他不再關注曼聲輕語、婉約動人之豔情小詞，如今傳世者，唯存詞人「揚州少年時」所作「君侯腸斷句」，此乃本詩三、四句立說之基礎。「豔說君侯腸斷句」，化用陳維崧和王士禛〈冶春詩〉所云：「兩行小吏豔神仙，爭羨君侯斷腸句。」〔註47〕此詩作於王士禛揚州任內，譚瑩用之，懷想詞人少年風韻，亦隱含今昔對照之意。

六、論曹貞吉

曹貞吉（1634～1698），字升階，又字升六，號實菴，今山東安丘人。清康熙三年（1664）進士，考授內閣中書，出為徽州府同知，內召禮部儀制司郎中，調湖廣學政，尋以疾辭歸。工詩，為金臺十子之一。又工倚聲，有《珂雪詞》。譚瑩詩云：

千秋公論試評量，南渡詞人特擅場。十五家同收四庫，定知誰許魯靈光（我朝詞集《四庫》所收者唯《珂雪詞》、《十五家詞》，餘俱存目耳）。

〔註45〕關於王士禛領袖詩壇的過程，及背後特定的時代條件，詳參嚴迪昌：《清詩史》，頁421～481。

〔註46〕轉引自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，頁59。

〔註47〕孫言誠點校：《王士禛年譜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），頁23。